

龙溪精舍丛书

龙溪精舍丛书

風俗通義窮通卷第七

漢 汝南應邵撰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
江漢南比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言天縱之莫盛於
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
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
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恆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
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
否後喜曰窮通也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

藜羹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

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鄆謹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

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
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
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
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
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魯平
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
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
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
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

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爲此懼閑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

上卿孫況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
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
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
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
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尙循列大夫之
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
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
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也楚其危乎春
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國交爭

尙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
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
遵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禳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
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
其道仕又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稱其功後客或
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
入齊魯弱而齊彊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況天
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況況遺
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

復固謝孫卿孫卿因不得已乃行復爲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爲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尙而以爲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爲賤也富而友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出況今又不在臣所乎昭

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闕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

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
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
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
齊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
取其頭與秦秦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
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
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拾子迎於澶曰君怨於齊大
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是則殺之乎夫富貴則
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

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
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去孟嘗君曰謹受
命於是削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
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
漂母見信飢飯之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
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
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姣麗好帶長劍怯耳能死刺
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匍匐

一市人皆笑以爲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爲
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爲德
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爲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
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
此也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
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則溺之居無幾
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卽拜安國爲內史起徒
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

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當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爲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爲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貊威稜

愴乎隣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尙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爲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謂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爲其主乎玉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飢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眾談同愁冀亦舉寤轉薄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尙書令五

卿三公爲國光鎮玉都慙悔自絕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
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
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
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尙不相見視汲令初不
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爲諸生事急坐相
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
高聞之驚愕卽嚴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按摸對之垂
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